

韓愈〈石鼓歌〉對書法藝術之影響

The Influence of HAN Yu – Ode to the Stone Drum Inscriptions on Calligraphy Art

游惠雅

Yu, Hui-ya

南亞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

摘要

本文是針對唐代韓愈（768-824）所著作的《石鼓歌》¹加以深入探析與研究：

《石鼓文》是我國東周時期的秦國文字，因刻於十塊鼓形的花崗石上而得名。其石頂圓而底平；一般高約九十厘米，直徑約在六十厘米，每石刻有四言詩一章，十石共十章，因其內容係敘國君遊獵之事，也稱「獵碣」或「雍邑刻石」，唐代初出土至天興三疇原（即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）。²

本文首先將《石鼓歌》全首詩歌結合唐代之背景，以及全詩加以解釋及探析與評論，期盼對後學者能有所助益。因筆者本身熱愛藝術，從事書法及藝術創作研究亦已達 30 餘年，然而《石鼓文》對後世之書法藝術及繪畫有著非常深遠之影響，有許多傑出之書畫家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與臨寫及創作。如：鄧石如（1743-1805）、楊沂孫（1813-1881）、吳大澂（1835-1902）、吳昌碩（1844-1927）、王福庵（1880-1960）等皆長時間研究且用《石鼓文》作藝術創作，將其作為自身書法創作之極重要養分，進而融入自己的《石鼓文》書法創作中。本文希望藉由《石鼓歌》之探析，亦可以讓《石鼓文》在現代能再度被重視且發揚光大。

【關鍵詞】 石鼓文、石鼓歌、韓愈、獵碣

¹任思源編，《全彩圖解唐詩三百首》（臺北市：華威國際出版社，2019年5月），頁103-104。整首《石鼓歌》的原文引自本書。

²潘德熙編，《石鼓文》（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1年6月），頁1。

一、前言

唐代詩人韓愈著《石鼓歌》，當中有「周綱凌遲四海沸，宣王憤起揮天戈」等詩句，可知至唐代普遍認為《石鼓文》出於周代，到宋代：

不同的看法就比较多了，一種看法是西周前期的周成王時。其根《左傳》中曾提到「成有岐陽之蒐」主此說的有董道(《廣川書跋》、程大昌(1123-1195)《雍錄》)、一種看法是東周時秦國的刻石。主此說的有鄭樵(1104-1162)，他的理由是：「此十篇皆是秦篆。秦篆者，小篆也，簡近而易曉。其間有可疑者，若以也為以丞為「𠂔」之類是也。及考「𠂔」見于秦權。……，或曰石鼓固秦文也，知為何代文乎？曰：秦自惠文稱王，始皇稱帝，今其文有曰嗣王，有曰天子。天可謂帝，亦可謂王，故知此則惠文之後，始皇以前所作也《石鼓音序》。³

此外亦有人認為是北朝宇文同時期之物，此顯然是估計得太晚了。清末以來：

先是震鈞(1857-1918)在《石鼓文集注》中對「宣王時說」提出了疑問，他從鄭樵)說并定石鼓為秦文公東獵時(西元前763)作。稍後，羅振玉、(1866-1940)馬敘倫(1884-1970)亦主此說。1923年，馬衡(1948-1955)發表了《石鼓為秦刻石考》文中定作鼓的時代為秦文公始霸西戎天子致賀之時(西元前623年)。以後，郭沫若(1892-1978)于日本得明安國舊藏之「先鋒本」等三本北宋拓本照片，因作《石鼓文研究》，書中指石鼓為秦襄公八年(西元前770)立西峙時所作。以上諸家是把石鼓的年代定在春秋時期。但唐蘭(1901-1979)的看法不同，他認為石鼓是戰國時期的作品。他是從多種角度作了考察，斷為秦獻公11年(西元前34)所作。此說雖未被認為是定論，但一般以為較有說服力，故從者較多。⁴

《石鼓文》，為小篆之先聲。《石鼓文》刻於十座花崗岩石之上，因石墩形似

³潘德熙編，《石鼓文》(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1年6月)，頁1。

⁴潘德熙編，《石鼓文》(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1年6月)，頁12。

鼓，故稱為「石鼓」。《石鼓文》與金文有較大之差別，且具有明顯之體勢，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，韓愈所著作的《石鼓歌》就是在這濃鬱文化中奇發文思背景下寫出之的詩歌，這是一首讚美石鼓文並建議朝廷加以珍存的詩，今人在評韓愈的《石鼓歌》中有說到：

石鼓是我國傳世石刻中最古的一種，是十個像鼓那樣的大石塊，在四週分別刻上十首講狩獵的四言詩，所以通稱之為「石鼓」、「石鼓文」。它應是春秋時秦國的東西……。這首七言古詩《石鼓歌》，是韓愈在石鼓搬進鳳翔孔廟前寫的作品，從內容看，應寫於憲宗元和元年（811）、韓愈四十四歲，在東都洛陽任職。至於歌的內容，因為韓愈相信石鼓是西周宣王時所刊刻，所以開頭就從這位號稱「中興」之主宣王講起，最後一再建議該視為重寶搬進京城，並和「柄任儒術崇丘軻」之舉相提並論。通篇一氣呵成，筆力蒼勁，常為後來寫長篇七言古詩者所學習模擬。⁵

今存的石鼓文來自於唐代收集的十座石鼓，上面所刻之文字。現今存在最早之拓片是從宋代流傳下來，當時認為是描述周穆王（約前 992-約前 922）出獵之場面，後來經考古考證認為是秦穆公（前 683-前 621）時代的作品，有的字已殘缺不全。當時由於尚未發現甲骨文，故被誤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。

這十個石墩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因內容記載畋獵之事，命名為「獵碣」或「雍邑刻石」，每塊石墩十首為一組。唐初發現時文字已殘缺不全，其內容及刻石時代說法不一，經近今學者考定為秦刻，敘述當時君臣畋獵的遊樂生活。唐朝詩人韋應物（737-792）認為石的形狀像鼓，改名《石鼓文》。康有為（1858-1927）在其《廣藝舟雙楫》中稱《石鼓文》為：「金鈿落地，芝草團雲，不煩整裁，自有奇。體稍方扁，統觀蟲籀，氣體相近。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，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」，可謂讚賞備至，《石鼓文》向來為藝林所寶。

《石鼓文》出土後，張淑瓊說：

⁵許鐘榮編纂，《韓愈詩文》（臺北市：錦繡出版公司，1992年8月），頁244。

不僅是研究我國古文字的重要資料，在書法上也有很高的價值，唐王朝卻不知珍惜，未加妥善保存，韓愈乃建議把它運到大學，供作學術研究之用，可惜未被採納，故篇末深致不滿。統治官僚顛預無知，坐令名貴文物廢置於荒野，良堪浩歎。⁶

依韓愈之所推測者，這十個石鼓之命運若到唐五代與北宋初年，一直擱置在原地，任令風吹雨打不斷風化，後來還有一個石鼓被農民截斷做了石臼。宋元以來，幾經轉徙兼以多次捶拓，石鼓的表面已剝毀過半，其中一鼓甚至隻字無存。除石鼓外，此數千年來，尚有流沙之漢簡，殷墟之甲骨，敦煌之藏經等，亦遭受同等命運，甚至為洋人劫取之，每一念至，不免令人潸然淚下。

北宋後，帖學大興少人臨之，直至清中葉後，考古尊碑之風又再復熾，《石鼓文》字，亦尤為書家推重。吳大澂，能得其典，重嚴整其韻致。吳昌碩中年以後，也專寫《石鼓文》：

「以蒼勁老練之筆出之，畢生精力，盡萃於斯。能別出新意，妙參變化。以竦峭取勢，凝練道勁，自成一派。晚年所作尤精，嫵媚奇倔，剛柔並濟。他的藝術風尚，在海內外影響甚大。」⁷

二、《石鼓歌》作者生平事蹟

本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六年。《石鼓文》為中國最早的石刻，是秦代所為，其物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韓愈以為周宣王時所為，從朝廷眼中它們不過是幾塊長滿苔蘚的石頭，亦因此其遭遇自難和郡國所出鼎彝相提並論。韓愈感慨《石鼓文》之廢棄，表達了詩人對古代文物之珍視與保護之情，寫下此《石鼓歌》，由此詩可看到其對研究我國古代文學與歷史學的重視，以及為文物的奔走呼號，希望朝廷予以重視的熱情。

⁶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70。

⁷余毅編纂，《吳昌碩石鼓文墨跡》（臺北市：中華書畫出版社，1981年4月），頁101。

韓愈字退之，為唐代文學家、哲學家、思想家，河陽（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人。祖籍為河北昌黎，世稱韓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，故又稱韓吏部。早孤，由兄嫂鄭氏撫養成人，七歲讀書，十三歲能文，少年時代就研究古訓，且關心政治，其和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之倡導者，並稱「韓柳」，主張學習先秦兩漢之散文語言，破駢為散，擴大文言文之表達功能。宋代蘇軾（1037-1101）稱他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

韓愈散文，包括論、說、書、序、記、傳、表、狀、頌、贊、賦、銘、哀辭、祭文、碑誌、雜文等。「韓愈所提倡的古文解決了這兩個問題。首先，他主張寫文章，先要有內容，內容就是要宣傳他的儒家之道，要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《詩》《書》之原」，後人替他總結叫「文以載道」。他的《原道》、《原毀》、《諫佛骨表》等就是這種「文以載道」的典範。當然這不等於說篇篇文章都寫成儒家之道的宣傳品，而是主要的文章要這麼寫，並要從各種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。⁸」

因上佛骨表，幾遭禍，乃貶潮州刺史。世傳他在潮州時，惡溪有鱷魚，食民畜產且盡，為患最大。愈為文以祭，是夕，暴風震電起谿中，鱷魚竟西徙六十里，又遷袁州刺史。⁹

三、內容大要析論

全詩共為分七段，依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總起

起首四句為第一段，前兩句寫作歌之緣起，後兩句則自謙才薄，不如李杜。「查慎行「韓詩評」云：「謙退處自占地步。」實則杜甫〈李潮八分小篆歌〉與韓氏本篇各具特色，難分軒輊，必欲等第甲乙，反失客觀，前人聚訟紛紛，甚無謂也。詳見清宗室恒仁「月山詩話」。¹⁰本論文怕有所偏頗，故用，任思源編《全

⁸許鐘榮編纂，《韓愈詩文》（臺北市：錦繡出版公司，1992年8月），頁21。

⁹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1。

¹⁰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71。

彩圖解唐詩三百首》、沈英森編纂，《唐詩三百首》、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、熊鈍生編，《唐詩三百首詳析》、魏成光編纂，《唐詩三百首》、錢仲聯編，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等書加以整理，茲錄於此，以供參考。

張生手持石鼓文，勸我試作石鼓歌。

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。

張生手持一篇石鼓文之拓本，勸我試作一首詠贊石鼓之歌。

杜甫李白才華蓋世都已作古，薄才之我面對石鼓要奈他何？

啊！以杜甫、李白之高才，謙稱自己才薄，實則下筆不凡，除點出寫作緣由，並總起全文。

（二）追敘石鼓之來歷

自「周綱」至「搗呵」等十二句為第二段。寫周宣王狩獵，（按韓氏以為石鼓文乃為周宣王時物），此為刻石紀功的情況。扼要論敘石鼓文之來歷。末二句為承上起下之關鍵。

周綱凌遲四海沸，宣王憤起揮天戈。

大開明堂受朝賀，諸侯劍佩鳴相磨。

蒐于岐陽騁雄俊，萬里禽獸皆遮羅。

鑿功勒成告萬世，鑿石作鼓隳嵯峨。

從臣才藝咸第一，揀選撰刻留山阿。

雨淋日炙野火燎，鬼物守護煩搗呵。

周代政治衰敗全國動蕩不安，周宣王發奮動兵揮起了天戈。慶功時大開明堂且接受朝賀，諸侯接踵而來劍佩叮噹撞磨。宣王田獵馳騁岐陽甚為英武，四方禽獸無處躲藏皆被網羅。為把豐功偉業刻石揚名萬世，鑿山石刻石鼓毀壞高山嵯峨。

隨從之臣才藝皆是世上第一，挑揀優秀撰寫刻石放至山坡。
任憑長年雨打日曝野火焚燒，幸有鬼神祈護石鼓永不湮沒。

當時的國君太神勇了，能開疆闢土，且將四方的禽獸無皆網羅，還鑿山刻石把豐功偉業刻至石鼓上，還可感動鬼神讓他們可以護持石鼓，使得石鼓文可永存於世，實在太神奇了。

（三）敘石鼓之文義和字體

自「公從」至「騰梭」等十句為第三段，寫石鼓文拓本之精美，毫髮盡備。謹文義深奧，難以讀曉，論其字體則剛健雄偉，超逸瑰奇，甚有保全之價值。末二句以古鼎比喻石鼓，謂有蛟龍護持。語雖荒誕，熱情可感。

公從何處得紙本，毫發盡備無差訛。
辭嚴義密讀難曉，字體不類隸與蝌。
年深豈免有缺畫，快劍斫斷生蛟鼉。
鸞翔鳳翥眾仙下，珊瑚碧樹交枝柯。
金繩鐵索鎖鈕壯，古鼎躍水龍騰梭。

你從哪裡得來此拓本之底稿？毫髮都盡備並無一丁點差訛。
辭義嚴謹其內容奧密難於解，字體不似隸書蝌文自成一格。
年代已遠難免筆畫受損殘缺，仍似利劍斬斷活生生之蛟鼉。
字體有若鸞鳳飛翔眾仙飄逸，筆畫又像珊瑚碧樹枝葉交錯。
遒勁鉤連如金繩鐵索引鎖鈕，渾然又若織梭化龍九鼎淪沒。

要從抽象的點畫中看到鸞鳳的翔翥，或看出珊瑚枝的穿叉；此亦也需要有奇特的想像力。《石鼓歌》為我們提出了一個現代感很強的欣賞美學色範例。

（四）懷疑這樣的古文為什麼不收入詩經

自「陋儒」至「滂沱」等六句第四段，寫石鼓文極富文學之價值，可與大、

小雅並列，同時亦批評孔子編「詩經」時，遺漏石鼓之詩，未免太粗心大意。末二句又引起下半篇之感慨，是為全篇重心所在。「按照石鼓製作時代後於孔子，與孔子無涉，韓氏未察，逕予責怪，有失公允。文苑儒林，自昔相判，於此可窺。」

11

陋儒編詩不收入，二雅褊迫無委蛇。
孔子西行不到秦，掎摭星宿遺羲娥。
嗟余好古生苦晚，對此涕淚雙滂沱。

淺見陋儒編纂詩經竟不收入，大雅小雅內容狹窄並無壯闊。
孔子周游未至秦地難怪不知，采詩不全如取星宿卻遺日月。
奈我雖好古卻恨於生得太晚，對著石鼓文我不禁涕淚滂沱。

大家都不重視，只有我重視，似乎沒有用。在今日的社會中，也常常會有使不上力的困窘啊！

（五）敘自己本身曾發現石鼓的之經歷，建議應存置太學

自「憶者」至「無佗」等十八句為第五段，論述自己發現石鼓文之經過，並提出請求，把其運至太學中保存，以供做研究。其中又援引「拓本」、「郃鼎」、「石經」來作陪襯，意為強調石鼓文實為極其寶貴，應永垂不朽。

憶昔初蒙博士征，其年始改稱元和。
故人從軍至右輔，為我度量掘白科。
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寶存豈多。
氈包席裹可立致，十鼓只載數駱駝。
薦諸太廟比郃鼎，光價豈止百倍過。
聖恩若許留太學，諸生講解得切磋。
觀經鴻都尚填咽，坐見舉國來奔波。

¹¹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71。

剝苔剔蘚露節角，安置妥帖平不頗。

大廈深檐與蓋覆，經歷久遠期無佗。

當年我蒙征召做國子監博士，此年正改紀元年號叫做元和，有個老友在鳳翔府任職做事，曾經為我謀畫挖掘石鼓坑窩。為洗帽沐浴稟告國子監祭酒；如此至寶文物世上存有多少？只需氈包裹蓆即能立即運來，十座石鼓運載只需幾頭駱駝。進獻太廟把其比作文物郅鼎，其身價百倍于郅鼎豈是太過？皇恩浩蕩若準許留至於太學，諸生就可研討解說一同切磋。漢代時鴻都門觀經道路擁塞，將會看見全國上下為其奔波。剝剔蘚苔泥塵露現文字棱角，把其放得平平穩穩不偏不頗。高樓大廈深檐厚瓦把其保護，歷經久遠不受意外損壞傷挫。

希望這個很簡單又很慎重的事情可以完成，而且可以讓這珍貴的石鼓文有衆多學者研究，使得其可以永垂不朽。

（六）當朝不採其議，可惜石鼓廢棄

自「中朝」至「則那」等十句為第六段。是敘當局不採其議見，任使石鼓委棄至荒郊，又用王羲之俗書「按韓氏不喜王書，故詆之為淺俗，未免太過」¹²來作反襯，並以「敲火」「礪角」回應前文之「雨淋」「日炙」，「六年」直接上文之「憶昔」。

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詎肯感激徒媮嬰。

牧童敲火牛礪角，誰復著手為摩挲。

日銷月鑠就埋沒，六年西顧空吟哦。

羲之俗書趁姿媚，數紙尚可博白鵝。

繼周八代爭戰罷，無人收拾理則那。

¹²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71。

朝中之大官個個皆老練世故，無動於衷沒主見未發憤奔波？
牧童用鼓敲火牛常用其磨角，誰能再用手來撫摸愛護寶物？
經年累月風化銷鑠將被埋沒。六年來向西遙望我空嘆吟哦！
羲之書法時俗趁機顯其柔媚，書寫數張即可換回一群白鵝。
繼周之後八代爭戰已經結束，至今無人整理保存無可奈何？

「重要的東西誰來保護，重要的標準是誰訂的。」所以是應該向下紮根，把藝術美學與文化素養的好風氣，好好的培養，才是正道。

（七）希望在尊崇儒術之當今，能將石鼓列於太學

末尾六句為第七段，重願當朝官僚應將石鼓文與禹鼎及湯盤同等愛惜，保存國粹，功莫大焉。其末用「嗚乎」歎息作結，並且呼應上文「嗟余」兩句，其愛護國寶之苦心，亦云至矣。

方今太平日無事，柄任儒術崇丘軻。
安能以此尚論列，願借辯口如懸河。
石鼓之歌止于此，嗚呼吾意其蹉跎。

現今正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，皇上看重儒術推崇孔丘孟軻。
能否把此事向皇帝題出建議，願借善辯之才發揮口若懸河。
石鼓歌寫至此亦就算結束了，唉呀我之意願大概是白說呢！

現今社會很多老的古厝和老廟也是遭受到如此的待遇，懂得的人會很珍惜，唯利是圖的人……，可能就覺得蓋大樓比較有利可圖。同理可證，現今一些人跟古代那些人差不多，所以應該是要在文化美學方面，多做一些推廣及紮根的教育，才能使大家都珍惜，不再有憾事發生。

四、《石鼓歌》亮點一羲之俗書趁姿媚

關於在此特別要提到的是，韓愈提出了王羲之俗書之講法，可說是一種審美

觀之轉換，自從唐太宗極力倡導王羲之的書法後，衆多人蜂擁而來學王字以其為榮，初唐虞世南（558-638）、歐陽詢（557-641）、褚遂良（596-658）等書家之書法即是消融了王羲之書法後所建立之楷書典範：

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偉略，精通書法藝術。太宗不遺餘力地後集王羲之的書法作品，並多次命人臨摹《蘭亭序》，並將臨摹的作品分賞給王公大臣，使王羲之行草作品能夠廣泛流傳、得以保存。太宗沿用前朝制度，在京城設立「弘文館」書法教學機構，並下詔要求五品以上的行政官員到弘文館進修書法，輔導老師是當時一流的書寫高手，包括虞世南、歐陽詢、褚遂良等。¹³

盛唐後書風浪漫，草書盛行，張旭（685-759）、懷素（725-785）尤為重要代表，八分、篆書亦盛行，楷書比較不被重視，但一種屬於唐代本身的書法風格隱然若現。自安史之亂後，浪漫激情逐漸消退，又展開復古運動，韓愈好古，所覽甚多，加之當時文化氣氛，羲之俗書之說法，實非憑空而生，李澤厚（1930）曾論盛、中唐之藝術典範特徵云：

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徵，是把盛唐那種雄豪壯偉的氣勢情緒納入規範（即嚴格地收納凝煉在一定形式、規格、律令）中。從而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習，可至而不可學的天才美，而成為人人可學而至，可習而能的人工美了。¹⁴

「飄若浮雲、矯若驚龍」¹⁵的王書，根本沒有規範可循，已不合中唐人之審美觀，尤其當代時人競校王書，流俗至缺乏新鮮之感，當然取而代之的是以篆籀為家學，且吸收名間養份的顏真卿之書。「穩實而利明用」¹⁶之顏真卿楷書，與初唐三家相較，學習者確實較易得到文字形體之掌握，因為顏真卿楷書方正，易於平整，所以說「羲之俗書趁姿媚」是一種時代審美意識之轉換。

¹³王志軍，《一本就通：中國書法》（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3年8月），頁82。

¹⁴李澤厚，《美的歷程》（新北市：谷風出版社，1987年11月），頁182-183。

¹⁵語出唐·房玄齡，《晉書·王羲之傳-卷八十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12月），頁244。

¹⁶清·包世臣，《藝舟雙輯二·歷下筆談-評論言書之語》（臺北市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11月），頁32。

五、結語

關於本《石鼓歌》詩作者韓愈為《石鼓文》寫的詩歌《石鼓文》且秦代刻石，書體為「大篆」，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並非詩中所寫的周宣王狩獵之記錄，是當時詩人弄錯了。後來之考古考證認為是秦穆公（前 683-前 621）時代之作品，有許多字已殘缺不全。全詩從石鼓之起源至論述其之價值，韓愈曾建議運到太學保存而遭至否決，不禁感慨之，張淑瓊說：

末尾六句為第七段。重望當軸官僚應將石鼓文與禹鼎湯盤同等珍惜，保存國粹，功莫大焉。末用「嗚乎」歎息作結，並呼應上文「嗟余」兩句，其維護國寶之苦心，亦云至矣。¹⁷

韓愈寫這首長詩之目的，仍然是在呼籲朝廷希望引起國家重視。詩人為保護文物大聲疾呼，沒有人讀後不為其所動容，對官場陋習之諷刺也是很深刻的。「歷代歌詠石鼓之作甚多，除韓愈外，還有杜甫、韋應物、蘇軾最為知名，大家之手筆，各擅其勝。」¹⁸尚有明代董其昌等人，皆為《石鼓文》作了歌。

韓愈《石鼓歌》「鸞翔鳳翥眾仙下，珊瑚碧樹交枝柯。」等這些膾炙人口的稱譽使我們對《石鼓文》書法平添一段詫異：它究竟是何等尤物？竟能驚動如許多人對它殷殷垂注？似乎，那些著名的秦篆漢隸、名碑法帖，儘管歷史地位絕高，卻還未有此等福分。當然，能從抽象的點畫中看出鸞鳳之翔翥；看出珊瑚枝在交叉；這也需要出眾的想像力。因為書法作品本身並沒有提供實際可視的鸞鳳與珊瑚枝。種種比附，都是觀者立場的人為的願望。於是，古老的《石鼓歌》又為我們提示出一個現代感很強的欣賞命題：這是一個接受美學色彩很強的欣賞範例。¹⁹

在潘德熙編著的《石鼓文》中亦指出：

¹⁷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），頁71。

¹⁸魏成光編纂，《唐詩三百首》（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1年2月），頁936。

¹⁹陳振濂，《歷代書法欣賞》（臺北市：蕙風堂出版社，1991年7月），頁7。

《石鼓文》自唐初發現以來，人們對它的書法之美，歷來備加贊賞。如韓愈形容它是：「鸞翔鳳翥眾仙下，珊瑚碧樹交枝柯。」張懷瓘則說：「折直勁迅，有如鏤鐵；而端姿旁逸，又婉潤焉。若取于詩人，則雅、頌之作也。」并把它列入「神品」。《書斷》近代康有為則說：「若人《石鼓文》則金鈿落地，芝草團雲，不煩整截，自有奇采。」《廣藝舟雙楫》清代以來，一些長于篆書的書法名家如鄧石如、楊沂孫、吳昌碩、王福庵等，也都曾致力於《石鼓文》的臨寫，其中特別是吳昌碩，可以說是孜孜終身，鏗而不捨，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就。²⁰

石鼓文在詩人感慨石鼓文物之廢棄，力諫君主保護石鼓而不被採納，故大發牢騷，全文章法整齊，辭嚴而義密，音韻鏗響。今日距韓愈作歌已距離一千餘年，十面石鼓儘管已少有完字，但仍作為一級文物陳列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，這也不得不歸功於韓愈呼號有力吧，讓著稀世珍寶可以永存不朽。

北宋後，帖學大興，少人臨《直至清中葉後，考古尊碑之風又再復熾，《石鼓文》字，亦尤為書家推重。然而《石鼓文》對後世之書法藝術及繪畫有著非常深遠之影響力，有許多傑出之書畫家亦有極深入之研究與臨寫，將其作為自身書法創作極重要之養分，進而讓自己融入《石鼓文》書法創中。筆者本身熱愛藝術，從事書法及藝術創作與研究亦已達至 34 年了，希望藉由《石鼓歌》之探析，可以讓這甚為重要的《石鼓文》在現代能再度被重視且，與時代背景結合，再度發揚光大。

參考書目

- 清·包世臣，《藝舟雙輯二·歷下筆談-評論言書之語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 年 11 月。
- 王志軍，《一本就通：中國書法》，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3 年 8 月。
- 任思源編，《全彩圖解唐詩三百首》，臺北市：華威國際出版社，2019 年 5 月。

²⁰潘德熙編，《石鼓文》（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1 年 6 月），頁 3。

- 沈英淼編纂，《唐詩三百首》，臺南市：大夏出版社，1990年10月。
- 余毅編纂，《吳昌碩石鼓文墨跡》，臺北市：中華書畫出版社，1981年4月。
- 李澤厚：《美的歷程》，新北市，谷風出版社，1987年11月。
- 唐·房玄齡，《晉書·王羲之傳卷八十》，上海，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12月。
- 洪文雄 《唐人楷書的文化意涵》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3年6月。
- 張淑瓊編，《唐詩新賞》，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
- 張志烈等編，《蘇軾全集校注》，河北省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6月。
- 許鐘榮編纂，《韓愈詩文》，臺北市：錦繡出版公司，1992年8月。
- 熊鈍生編，《唐詩三百首詳析》，臺北市：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社，1972年3月。
- 陳振濂，《歷代書法欣賞》，臺北市：蕙風堂出版社，1991年7月。
- 潘德熙編，《石鼓文》，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1年6月。
- 魯輕書，〈千古第一鼓—賞韓愈石鼓歌〉，《國鑑賞·詩文》，2009年。
- 魏成光編纂，《唐詩三百首》，臺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1年2月。
- 唐·韓愈，〈石鼓歌〉，錢仲聯編，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臺北市：學海出版社，1985年1月。